



汉江之滨的襄阳古城临汉门。

黄鹤楼周边日新月异的武汉。

云蒸霞蔚的景观

重仓“金三角” 湖北破局“一城独大”

京华时报

这个活力“三角”，可以期待且应当建成

□ 湖北日报评论员 肖擎

区域发展不平衡，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之一。东西南北的经济地理版图，被不同的历史文化、多样的山川河流，划分成各具特色的自然与行政区域，以及面貌参差的社会发展水平。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湖北的省情实际之一。我们常说的武汉“一城独大”，既显武汉在湖北分量之重，同时也说明省内城市和城市之间，在体量、规模、协调性等方面还存在着差距。

汉襄宜“金三角”，它包含的关键实体并没有变，还是湖北的三大重量级城市。

但变中有变，这个形象的称呼，接续湖北过去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思路，承载着深化的认知，升级的抱负。

区域协调发展不是局部问题，而是全局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重大的政治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协调既是发展手段又是发展目标，同时还是评价发展的标准和尺度”“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

“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发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叠加效应，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发挥重点区域增长极作用，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and 国土空间体系”。

中国的地理空间具有大跨度、大纵深的特点。基于对现实国情的把握，我们觉得区域协调发展，是从沿海起先行。经过长期推进，现在已进入向纵深腹地拓展的新阶段。

一个深刻变化是，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的区域协调布局，在党和国家的战略谋划中更加凸显。

从政治高度审视，地区是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载体，服从大局、服务大局，是职责使命。怎么服从和服务？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各地区必须在内部实现更高水平的协调发展。

从形势变化看，国际形势波诡云谲，我们党充满远见地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个战略之举，必然要求各地区立足做强自身，整体提升能力，让发展更具协调性。

如何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完善区域政策体系？如何激活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潜力？如何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加快构建高质量发展动力系统？

这些深层次问题，对各地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发出了大音量的呼唤。

（二）

不论有没有定型的称呼，其实国内一些地区已经有一些“三角形”区域。

比如，江苏的“苏锡常”。去年，苏超走红，不少人认为，这是江苏“散装文化”的具象化表达，十三个地级市在经济发展、历史文化等方面似乎各不相让。这其实是玩活“苏锡常”不是大城带小城，它们同为GDP万亿俱乐部成员，是“平级”的制造强市，但在很多方面，合作和联动都很高。

比如，广东的“深莞惠”。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创新浓度很高的地带，像惠州大亚湾的石化新材料产业，与深圳



鸟瞰武汉二环北洋桥西路至二七长江大桥路段。

湖北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璽 袁超一

今年全国两会，一份名为《推动汉襄宜“金三角”协同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的议案，被湖北代表团带到了北京。

3月6日下午，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湖北代表团开放日，省领导在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讲到“金三角”和区域协同发展问题。

这不是一份寻常的地方提案，而是一场战略转型的宣言——湖北，正试图以武汉、襄阳和宜昌合围而成的“金三角”，破局“一城独大”，走向“多极支撑”的全新发展格局。

“金三角” 经济大省发展的基本地理框架

在湖北，“武汉强则湖北强”曾是现实。这座中部最大的城市，以不到全省5%的国土面积，贡献了湖北近三分之一的GDP，汇聚了全省90%以上的国家重点实验室，80%的“双一流”高校、70%的金融机构总部。

但“一城独大”的副作用也在累积。除武汉外，湖北多年未诞生第二座万亿城市。襄阳、宜昌之后，5000亿城市断层。

2017年以来，中国多地都曾掀起“强省会”浪潮。内地27个省会城市中，湖南、甘肃、河南、贵州、福建等至少13个省，提出过“强省会”战略。

经济首位度是“强省会”的一个重要指标，即一座城市GDP占所在省份GDP的比例。一般认为，30%是基准线，超过30%被认为是强省会。

2021年，在全国“强省会”的十强对决中，GDP达到万亿级的仅有成都、西安、武汉3座城市。其中，武汉GDP占全省比重达35.42%，为中部之最，经济首位度远超山东、江苏、福建、浙江等东部沿海经济发达省份的省会城市。

那一年，GDP最高的广州，也不过占广东经济总量22.7%，杭州为浙江GDP的24.6%。

所谓“万山磅礴，必有主峰”。无论产业竞争还是人口竞争，都需要省会城市这个“领头羊”先强起来，才能带动省内其他城市的发展。这也是我国近些年各大省份的发展战略。

但这种资源过度集中的“强省会”模式，在当前的省域竞争和城市空间格局中，已逼近天花板——不是武汉不够强，而是中心城市、都市圈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平台，单极驱动的边际效益正在递减。

2024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时明确提出“以武汉都市圈为中心，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指出，要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

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是总书记赋予湖北的重大使命。“支点”不能只靠一柱擎天，支点需要一个稳定的结构。这个结构，正是经济大省发展的基本地理框架。

“金三角”来了！

“金三角”的底牌远非三城之和 每一角都是龙头

汉襄宜三城，地理上接近等边三角之势：武汉居中，长江与汉江交汇；襄阳扼守汉江中游，连接中原、宜昌坐卧三峡门户，西连成渝。

这一天然格局，使三城成为辐射湖北17个市州的战略支点。2025年，武汉经济总量2.2万亿元，位居中部第一；宜昌、襄阳超过6000亿元，居中部非省会城市前列。三城经济总量，已达3.5万亿元。

但“金三角”的底牌，远不止三城之和。其独特性在于，三城的交通基础优势让“金三角”成为可能。去年12月，沪渝蓉高铁武汉至宜昌

段（即“武宜高铁”）通车。至此，依托汉十高铁、襄荆高铁、武宜高铁，“汉襄宜”形成高铁大环线。

武汉、襄阳、宜昌，被一条时速350公里的高铁环线串联，三角之间形成快速互连的“1小时经济圈”。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邹德军认为，高铁带来的人才、资金、技术、市场等互连，将使“金三角”超越过去相对独立的发展模式，从各自精彩的“独子”，成为相互呼应的“活棋”，这正是湖北区域联动发展的一盘大棋。

其独特性更在于，三城的辐射带动优势让“金三角”实力彰显。三城背后还各自牵引一个城市群：以武汉为龙头，武汉都市圈2025年GDP达3.8万亿元；以宜昌为龙头，“宜荆荆恩”城市群经济总量1.45万亿元；以襄阳为龙头，“襄十随神”城市群达1.01万亿元。

这意味着，“金三角”已不单单是三城协同，而是“三极协同”——每一角都是龙头，每一极都是圈群。放眼中部乃至全国，也很难找出第二个“金三角”这样的特例。

“金三角”之间，除了便捷的公共交通工具，还有若干条产业和文化走廊，不断织密相互之间的联系。

今年的湖北“新春第一会”提出，要打五条万亿级产业大走廊。“武鄂黄黄咸”光电电子信息大走廊、“汉孝随襄十”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大走廊、“宜荆荆襄”新能源新材料大走廊、“汉荆宜”生命健康大走廊、“汉黄荆荆宜”高端装备制造大走廊——五大走廊，每一条都横跨“金三角”。

不仅是产业走廊，“金三角”还集聚了湖北最丰富的文旅资源，文脉极盛。武汉的黄鹤楼是“天下江山第一楼”，襄阳有侯氏家国的“三国文脉”，宜昌更是屈原和王昭君的故事。

“神武峡”和“赤黄红”两大湖北文旅主线，均从“金三角”穿山越水而过。

“多极支撑 是为‘不让一座城被落下’”

翻看2025年各省经济数据，一幅新图景跃然纸上：江苏坐拥苏州、南京、无锡、南通、常州五座万亿之城；广东除“广深双核”之外，佛山、东莞也稳居万亿梯队；浙江的杭州与宁波双双破万亿，温州逼近万亿门槛；山东烟台新晋万亿，与青岛、济南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在江苏，没有哪座城市敢自称“唯一中心”。苏州以2587亿元GDP领跑，甚至超过了省会南京的2127亿元。有网友评价：“江苏的成功，不在于某一座城市有多强，而在于没有一座城被落下。”

广东的双核格局更为市场化。深圳GDP4.15万亿元，广州3.38万亿元，双城看似竞争，实则互补：前者强在科技与金融，后者胜在商贸与制造。

在这些经济发达地区，多极驱动的本质是让市场力量在多个节点上同时爆发。因为一旦中心城市自身增长放缓，全省便会失去引擎。

前不久的武汉“新春第一会”上，武汉首次邀请武汉市副市长，接受湖北日报全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

“研发在武汉，生产在都市圈”的现象，也越来越常见。武汉当家家产光电电子信息，正持续向鄂州、黄石、孝感、潜江等周边外溢；产业集群以武汉光谷为中心，不断向都市圈周边辐射。

眼下，武汉正加快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推动武汉都市圈打造全国重要增长极。襄阳奋力打造中西部发展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做强宜昌、现代化工、农产品加工三大龙头产业。宜昌立足长江经济带战略节点和生态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绿色化工、清洁能源等特色产业。

未来的区域竞争，是城市群之间的系统较量，而非单个城市之间的比拼。

破局“一城独大”，多极支撑的新纪元已经开始。



制图/万璇

全国人大代表 闫大鹏

三地可闭环攻关突破“卡脖子”技术

湖北日报全媒体记者 沈早慧

3月6日，全国人大代表、武汉锐科光纤激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总工程师闫大鹏表示，汉襄宜“金三角”在突破激光核心器件“卡脖子”技术上具备强劲协同力。

“三地”研发—制造—应用的全链条分工，叠加“1小时交通圈”的要素流动优势，能够形成闭环攻关生态。”闫大鹏说，武汉依托光谷的光电子研发与国家实验室优势，主攻激光核心器件的基础研究与芯片

设计；宜昌可发挥先进材料与化工优势，保障光学晶体等关键配套；襄阳可凭借激光光场等基地，聚焦特种光纤、激光器集成与汽车等场景验证。

此外，武汉的光电子研发优势也能与襄阳、宜昌形成产业和创新互补。武汉输出的光通信芯片、激光器件、传感器等核心技术，可联合襄阳发展车规级芯片、光电模组制造，服务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还可对接宜昌新材料、清洁能源优势，合作开发光电级高纯材料、半导体配套材料，拓展激光与绿色光电应用。

“依托‘1小时交通圈’，三地可共建中试平台、共享创新资源，有望形成‘研发—中试—量产—应用’1小时闭环，提升湖北光电子全产业链竞争力。”闫大鹏说。

他建议，三地联合申报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时，由锐科激光等链主企业牵头，组建跨三地创新联合体，锁定高功率激光芯片等核心瓶颈，建立省级统筹的资金配套与成果共享机制，确保专项实施与区域产业落地高效衔接。

全国人大代表 刘长来

深耕“金三角” 打造循环经济新标杆

湖北日报全媒体记者 龚雪 通讯员 张星竹

3月6日，全国人大代表、骆驼集团董事长刘长来表示，围绕汉襄宜“金三角”新能源汽车建设，以新质生产力赋能企业绿色转型升级，以循环经济助力区域协同发展。

刘长来介绍，作为国内领先的汽车蓄电池及再生铅企业，骆驼集团立足襄阳，面向全国，深度配套新能源与传统汽车产业链，优化“回收—再生—制造—配套”全链

条布局。以襄阳基地为核心，采取襄阳生产、武汉上车模式，为小鹏、路特斯、岚图等整车企业提供低压锂电，形成了高效产业协同。

依托覆盖全国的销售与回收网络，骆驼集团每年可处理废旧电池超70万吨，再生铅原材料使用占比超90%，有效降低了对原生资源的依赖。同时布局锂电回收领域，镍、钴和锂回收率分别达99%和92%以上，以“城市矿山”支撑绿色制造。

借力“金三角”高铁环线，骆驼集团已

形成“武汉研发—宜昌材料—襄阳制造”协同格局；在武汉设立研发中心，攻关固态电池、钠电池、高功率电池管理系统等前沿技术，以“创新飞地”激活襄阳智造；依托宜昌电池材料产业集群，保障正极原材料等稳定供应，高铁网络让人才、技术、资源高效流动。

刘长来告诉湖北日报全媒体记者，骆驼集团将持续完善循环链条，升级绿色技术，助力“襄十随神”城市群绿色转型，为襄阳冲刺万亿GDP、湖北打造国家级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注入强劲动能。

全国人大代表 李少平

构建差异化产业体系，大家一起奔万亿

湖北日报全媒体记者 周寿江

“从原料供给到技术共创，我们已全面嵌入‘金三角’高端制造的核心链条。”3月6日，全国人大代表、宜昌兴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湖北三峡实验室常务副主任李少平，接受湖北日报全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

作为全球领先的精细磷化工和电子化学品企业，兴发集团的高纯电子化学品批量供应武汉光电子产业，磷系阻燃剂、车用锂电池正极材料为襄阳汽车电子产业提供配套。研发层面，兴发集团联合武汉高校共同组建了湖北三峡实验室。

武宜高铁开通后，宜昌与武汉已形成1小时经济圈。李少平认为，宜昌可以和武汉一起建绿色园区，把武汉的光电子、生物医药研发引入宜昌来中试、量产；也可以和襄阳共建新能源材料园区，把宜昌的磷材料和襄阳的汽车产业串珠成链；宜昌还可依托港口发展临港飞地经济，吸引武汉、襄阳企业

布局产能。李少平建议，在“金三角”框架下，宜昌可以把绿色化工做深，把清洁能源与高端装备做大做强，把生物医药做出特色，构建与武汉、襄阳差异化的产业体系。

宜昌提出“十五五”迈向万亿级城市的目标。“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城市群的协同发力。宜昌要发挥引领作用，与相邻的荆州、荆门、恩施等地深度合作，各展所长。同时，推进资源和优势互补，人才、土地、能源统一调配，医疗、教育、社保一体化推进。简单说，就是大家一起奔万亿。”李少平说。

宜昌还可依托港口发展临港飞地经济，吸引武汉、襄阳企业

布局产能。李少平认为，宜昌可以和武汉一起建绿色园区，把武汉的光电子、生物医药研发引入宜昌来中试、量产；也可以和襄阳共建新能源材料园区，把宜昌的磷材料和襄阳的汽车产业串珠成链；宜昌还可依托港口发展临港飞地经济，吸引武汉、襄阳企业

布局产能。李少平认为，宜昌可以和武汉一起建绿色园区，把武汉的光电子、生物医药研发引入宜昌来中试、量产；也可以和襄阳共建新能源材料园区，把宜昌的磷材料和襄阳的汽车产业串珠成链；宜昌还可依托港口发展临港飞地经济，吸引武汉、襄阳企业

布局产能。李少平认为，宜昌可以和武汉一起建绿色园区，把武汉的光电子、生物医药研发引入宜昌来中试、量产；也可以和襄阳共建新能源材料园区，把宜昌的磷材料和襄阳的汽车产业串珠成链；宜昌还可依托港口发展临港飞地经济，吸引武汉、襄阳企业

布局产能。李少平认为，宜昌可以和武汉一起建绿色园区，把武汉的光电子、生物医药研发引入宜昌来中试、量产；也可以和襄阳共建新能源材料园区，把宜昌的磷材料和襄阳的汽车产业串珠成链；宜昌还可依托港口发展临港飞地经济，吸引武汉、襄阳企业